



武備志

十之十貳

ケ 5
61
5





武備志卷十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立之學官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

上篇

中篇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下篇

上篇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入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方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隆馬存

此孟
子好色
好貨之
答右軍
少却豈
非真敗
哉

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太事曷謂
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
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
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
有是夫當右軍少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
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謂
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
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

經傳之
天者如
此而已

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
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
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
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
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
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
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一而敵一則一
術為正一術為奇一軍為正兵一軍為奇兵一已
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唯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 李衛公問對一

七

陣與練之分正為此一句道破

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備禪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入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善悟

曹公之說無異衛公以爲異耳後出者不日意而天擊

限可使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谷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入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

武備志卷一

六訣評李衛公問對

四

由不可
更知

衛公每
輕出言
故亦水
確

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臣
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
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
北而勿罰伴北以誘敵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
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
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
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
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信然

無記所

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
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入不意斯亦相
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
以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
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
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
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
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
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一

以政敗
有無垂
亦豈免
耶

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
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
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即古之
牙兵令
之家丁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
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
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天地風雲四陣為
陣為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奇，餘零也。因
零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
此為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
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

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
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
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
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一法在
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
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大陳之間，以前為
後，以後為前，敵若擊五日之尾，則以進無速，奔退無
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

畫陣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六

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法眼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

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因以制兵故井分

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

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

爲空虛不用之地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

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關

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

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

也後世雖有才智神略莫能出其闔闔降此孰有

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

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伍人為伍治民以五家為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人為一伍以下准此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

武備志卷十

兵談評 李衛公問對一

可以破
拘勝務
多之見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
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
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
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
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
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
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
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
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
巧為一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
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鄩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
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
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
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

安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脫左則受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

之日入而腹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

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

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在車之右者即以車

焉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壬百五十人比周制差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

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

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奇兵

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

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

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

前拒一隊左右角一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車

非習者不知

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百人攻車守車二丁乘凡用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
千輕車重車各一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
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
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此臣以今法參用之
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
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及阿史那

杜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宮朕皆從
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
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
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
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
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
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
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
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

太宗此
疑亦自
神武

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
棄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
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從
聞之知千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
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
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
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
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

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
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
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
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
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
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
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
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

漢以奇
長而今
北邊册
奇志哉

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
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于馬馬利于速鬪漢長
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
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
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
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先以蕃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即奇正相生之術也太宗曰朕悟
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
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
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
史那杜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
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順
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
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
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為卿役使
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言其要請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

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常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入而不致于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設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乏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

通正原
始不可
量矣

也但指漢吏有孰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
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
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
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
靜待譟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待攻
反是則力有弗追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
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
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

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
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
以十人為一十人為百此一等也軍校教士之法一
人學成教之十人
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
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
別奇正誓眾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
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
云先偏後伍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蓋古者以車十
五乘為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即隨
之承車之空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東
而彌縫其闕

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以尺板為籍以為三十卒功次之符驗也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軍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

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太陣包小陣太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四隅四落相為鉤連而不斷續一曲一折相為對待而不參錯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

微妙

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體法上應於天體圓故綴亦用方也雖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一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鎡稱鎡敗兵若以鎡稱鎡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兼車而出者也師隊即前所謂跳盪騎也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戰隊即前所謂戰鋒隊也言與上一隊相去一前進以五十步為節節各五十步為一戰隊以繼之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然亦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籠其鎗而於是鼓之三呼三擊振鼓為節使之三呼三擊刺二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步為率以控制敵人之變動馬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為節止前正

後奇觀敵何如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何隙
擣虛此六花太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
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
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取古人善用兵
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
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
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
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

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
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
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
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
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幡麾折衝為奇乎分合
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問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
為正兵乎幡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為奇
兵乎且旌旗幡麾各以分合為變化其隊數何如
宜也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軍之分
為號欲令三隊合為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
隊合為一則令兩旗相交為號欲十隊合為一則
令五旗相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
交為號
 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
 一復散而為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為號而
開其旗五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
合為一者復散而為五相倚不交之旗開則前三
隊之合為一者復散而為五相倚不交之旗開則前三
復散而為二
兵當分散之時則以散為正而合為奇
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為正而散為奇
 三令五申
 三散五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

所款
 解人不
 備焉

所宜也三次命令五次申論三令之散五令之合
散合既周復令歸於正兵如此則八陣中
四頭八尾之法乃可
教習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
 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
 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
 號分為三類耳其實同馬騎
 大抵騎隊八馬當
 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
 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
 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以前後中
輾轉不言左右兩廂者
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
 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

式情志卷十一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二
 七

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
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
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
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
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
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
均其術一馬當二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
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

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巨何足
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

辰其術如何軍中表說玄務星紀析木大火壽星

辰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

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

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

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

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

快人

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
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
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
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以三陣為
以五陣分金水木土火而為方每陳五變凡二十
圓曲直銳之形即五行陣也
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
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因地方形勢
待以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
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古有是言

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
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兵家以先為陽

在行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
節方盈之時乃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
微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

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
牝為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為牝牡為陽而設左隊
之兵以為牡早為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為陰

而或順天道以用是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左右者

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

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

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北牡之形

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

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不在正擊敵取勝

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用正此為奇正相為變化者也兵伏者不止山谷

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

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龍虎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事事如此
陣名或
鬼
忌

鳥蛇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

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

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

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

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

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

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

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

高太宗
數倍宜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二

其初意
不為臣
也

人人宜
服膺

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行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

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于，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在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

此一特
解經之
言正衛
公處
後人莫
為勝過

文武則何敢當謂不辭難對以謂不大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有事主料儉說必不能乘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取為下策謀之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

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藉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乏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

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
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
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
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
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
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行馬即木螳螂劍刀扶胥也
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
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卷一終

武備志卷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三終

下篇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
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心在乎禁禁去疑去疑儻主將
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

一言發千古

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絕井天陷天隙天隙天之地及如牢天羅天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用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

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聖訓臣宜宜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眾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當分而不能分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糜軍

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

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

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不誤則

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

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

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

不能加之故遂良久

衛公明道破今人尚不悟

透極

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

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

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

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

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

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

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

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

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

以有餘則敵必不敢攻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

武備志卷十一
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
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
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
者一而已矣得之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
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
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
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一其事抑又一其官雖
口誦孫吳而心不思鈔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
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
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
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
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
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
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
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
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
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

苟能知已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舍生稟血鼓作爭鬪雖死不省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

孫吳功臣

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國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

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
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
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
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
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
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
故假漢之勢自為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
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

懷其舊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
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
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
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
將將乎靖曰光武雖籍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
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
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
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

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

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明將之將不以為法，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明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并宜生
心事着
出

單於是。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

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

式請... 兵缺評李衛公問對三

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遂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蓋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垂其所之也敵有入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之以本待之敵無入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清曰古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日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奪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二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注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利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